

光緒山西通志

鄉賢錄一

錄二之一

山西通志第一百十六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軍務

張煦

旨監修

鄉賢之稱著於近代其有祠猶古鄉先生沒而祀社之舊其有箸錄亦古之史官廣記言行之遺意也五朝志言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先賢名德之讚郡國之書由此而作蓋不獨晉習氏記襄陽耆舊兼述牧守又旁及山川城邑爲後來方乘之嚆矢矣舊志名宦之後次以人物部分郡邑徵始往古太原則有唐叔虞晉文侯武公文公悼公孝伯寒侯狐突狐偃陽處父祁奚祁午賈犇舜華鐸鳴羊殖封荼張孟談高共蒯相如廉頗周佼平陽則有倉頡契義氏和氏垂伯夷豎亥大章閔伯后夔母

何氏延義黎皋陶丹朱柏翳伯益大廉仲甄若木恩成中衍
公明造父尙父伯僞叔帶師服頃父公子萬晉堦樂賓樂成
樂枝樂鉞祖朝荀侯賈侯士蔦士會士燮士魴士囂士鞅士
富申生賈華先友梁餘子養罕夷先丹木僕人贊杜原款猛
足羊舌大羊舌職羊舌赤羊舌肸荀息里克統射平鄭共
華慶鄭趙夙趙衰趙盾趙朔趙武趙鞅趙無恤趙旃魏顆魏
鉤胥臣卻縠先軫雍季茅筏屠擊先蔑李離老古壺叔頭須
寺人披狼曠梁宏萊駒續簡伯先僕程本沈駒年孫伯騰籍
游箕遺樂徵右行詭成公般韓不信閻沒樂丁繁羽宋勇郵
無恤士蔑司馬寅長武子韓龐樂王鮒州綽具丙邢蒯嘗祈
公孫尨張柳朔王生邠疵行人燭過周舍原過尹鐸傅佖延
陵君新穉狗左司馬成樽段規範無恤先都步招戎津王官

無地狐貉居夷駢詹嘉魏壽餘孫息宋卽南息董狐靈輒鞏朔韓

穿鮑癸士渥濁上均士文伯士彌牟伯宗解揚樂京廬解張

樂弗忌糴筏程嬰公孫杵臼伯子同氏右行辛鐸遏寇張老

史趙樂糾女叔齊女叔游女叔寬胥梁帶田叔師曠虞邱書

解狐董叔陽畢宛沒張幣梁丙張趨子員范昭亥唐公子晏

咎犯盍胥屠餘出差蔡墨公孫衍侯贏蒲州則有虞幕夔重見

童律狂章鴻濛滌四岳父所伯與朱虎熊八伯孟虧八元八

愷周八士孫息重見瑕呂甥荀林父荀吳荀騅荀賓荀家程鄭

魏絳魏舒魏文侯荀卿公孫衍張儀潞安則有黎侯仲章潞

讓馮忌汾州則有尹吉甫介山子然大同則有代成君遼州

則有夏箕伯殷箕子晉箕鄭平定則有仇猶伯姬于赤章蔓

枝解州則有吳權風后伯封叔昭明范承光郭哀奚仲吉光

相士泰嶽在子業既子黥季甯然東里槐彌仁冥翁雞乙彭
伯壽彭壽思允侯伯靡樹灌樹鄒虞思出列龍留季扞女艾
元哲昆吾無餘終古費昌關龍逢直柄傅說巫咸巫賢吳伯
虞仲芮伯芮良夫虞惠畢萬知首知嚳知盈知躒畢陽宮之
奇百里奚知伯知過知果士茁趙葭任章卍子方狐卷子任
座解狐魏成蹇重樂羊瞿璜李克母擇西門豹視斯贊李悝
師經趙倉唐王鍾公叔座巴甯襄襄惠施龐涓魏加范睢唐
睢絳州則有左微后稷梁宏韓萬韓簡韓厥韓無忌韓起箕
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原黯卻豹卻缺卻犇卻溱卻至卻毅
辛俞少室董叔隰州則有伍胥胡又吉州有鄂侯屈侯鮒而
蒲衣許由吉桑介之推絳縣老段干木別見隱逸董父劉累
辛廖史蘇卜偃卜招父董因史援師曠史趙史墨史龜蓋聶

別見藝術自上古至周末合國君臣庶約三百人其列入名宦者有知徐吾賈辛魏戊司馬督趙朝僚安董安于尹鐸大戊午郗辛虞子羔靳黈徒師沼田文孔子慎李伯趙固又十餘人今既采輯帝王侯國卿大夫事蹟撰爲三代世譜爰取史傳兼及方志起漢訖今別爲論次依

朝廷崇祀之典褒揚哲義先以鄉賢與名宦各別爲錄蓋自郡縣分而繫籍始可憑世官廢而宦途亦遂判也然不敢謂舊志之徵古爲盡無據也綴其姓名於篇以備與譜相參稽云

漢 後漢 蜀漢

衛縉代大陵人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爾謹無他孝景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而縉稱病不行文帝嘗屬曰縉

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驂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曰吾昔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賜拜爲河間王太傅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中尉三歲以軍功封建陵侯明年拜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歲代劉舍爲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上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武帝立建元中以不任職免後薨諡曰哀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常惠太原人少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北使并見拘留

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拜光祿大夫宣帝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來言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五萬餘人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獲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羸橐駝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時漢五將皆無功以惠奉使克獲遂封長羅侯復遣持金幣還賜烏孫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旣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爲典屬國

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卒以惠爲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後事元帝三歲卒謚曰武侯

郇越字臣仲郇相字稭賓太原人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卒葬太子遣使稅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

以上太原府

衛青字仲卿父鄭季河東平陽人母衛媪也青冒姓衛氏少牧羊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建元二年姊子夫得入宮大長公主女爲皇后妬之執囚青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繫之得不死上聞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六

年拜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至龍城斬首虜數百賜爵關
內侯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秋青復將三萬騎
出雁門斬首虜數千明年復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捕
首虜數千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
以三千八百戶封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平陵侯張次公岸
頭侯使建築朔方城上曰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
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虜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
地案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
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護醜毆馬牛羊百有餘萬全
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元朔五年春將三萬騎出高
闕遊擊將軍蘇建強弩將軍李沮騎將軍公孫賀輕車將軍
李蔡皆領屬軍騎將軍出朔方將軍李息張次公出右北平

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宜春侯不疑陰安侯登發千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又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召御史封護軍都尉公孫敖合騎侯都尉韓說龍頰侯騎將軍公孫賀南笏侯

輕車將軍李蔡樂安侯校尉李朔陟軹侯趙不虞隨成侯公孫戎奴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關內侯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中將軍敖左將軍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強弩將軍李沮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戰一日漢兵且盡信遂犇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忠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請天子

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
囚建行在所是歲封青姊子霍去病冠軍侯元狩四年春上
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運者踵軍數
十萬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前將軍李廣左將軍公孫賀右
將軍趙食其後將軍平陽侯曹襄皆屬大將軍青軍出塞千
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
當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利
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戰而匈奴不利
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漢軍
發輕騎夜追之青隨其後會明行二百餘里捕斬首虜萬餘
級遂至真顏山趙信城得積粟食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
廣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廣自殺

食其贖爲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置大司馬位拜青大司馬大將軍後青子伉不疑皆失侯元封五年青卒謚曰烈侯青尙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冢象盧山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爲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爲特將者十五人子伉嗣坐法免自衛氏興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衛氏遂滅

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從大將軍爲嫖姚校尉與輕騎八百直塞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上曰嫖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所藉若侯產捕羅姑比再冠軍以二千五百

戶封去病爲冠軍侯元狩三年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
有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逾烏盩討邀濮涉狐奴懸五王
國輜重人眾攝轡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
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
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
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滅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
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去病深入合騎侯失道
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驃騎將軍涉鈞耆
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平臠得得單于單柏首
涂王及相國都尉以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
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闕支王子五
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滅什三益封

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封鷹鞞
司馬破奴從驃侯校尉高不識宜冠侯僕多輝渠侯是時諸
宿將所將士馬多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敢深入常與壯
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
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渾邪王與休屠王
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時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
馳傳以聞上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渡河與渾邪眾相忘
渾邪裨王將見漢軍多不欲降頗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
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
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於是上嘉去病之
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氓
咸犇於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獍捷首虜

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畢懷
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以千七百戶益封去病
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乃分處降者於
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元狩四年春
與大將軍青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千萬而敢力戰
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爲出定襄捕虜言單于東乃更
令出代郡騎兵車與大將軍等而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
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旣皆
還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單于之土約輕齎絕
大幕涉獲單于章渠以誅北車耆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
度難侯濟弓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
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執訊獲醜七萬

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去病大司馬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費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旣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尙穿域躡鞠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卒元甲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

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爲將軍者二人子嬪嗣嬪字子侯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卒無子國除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仲孺河東平陽人也以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通生去病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立爲皇后去病以后姊子貴幸旣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仲孺會爲驃騎將軍北伐道出河東遣使迎仲孺大爲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卒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武帝老趙婕妤有男

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乃使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後元二年春武帝居五柞宮光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桑宏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昭帝襲尊號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光與日磾桀等共誅之功未錄遺詔封日磾秬侯桀安陽侯光博陸侯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晢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卽僕射竊議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

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受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義之明日詔增郎秩二等服庶莫不多光光長女爲左將軍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僖孌數月立爲皇后安爲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父子旣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宏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宏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旦上書

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宏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上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譖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公主置

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事發覺光盡誅桀安
宏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
獨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羣臣議立
昭帝嗣時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咸持廣陵王郎有上
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擢郎爲九江太守卽
日承皇太后詔遣迎武帝孫昌邑哀王子賀旣至卽位行淫
亂光憂懣獨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可否
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
年曰伊尹廢太甲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亦漢之伊尹也光
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
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
行昏亂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

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常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洶洶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納昌邑王羣臣入朝太后光與羣臣連奏王罪過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于萬姓皇太后詔曰可王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邸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甯負王不敢負社稷涕泣而去太后詔歸賀昌邑光與羣臣議近親惟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無

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液
庭養視至今年十八歲通四書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
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
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輜獵
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
而光奉上璽綬謁於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
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中正宣德
明恩守節秉義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
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
繒三萬匹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
子禹及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光兩女婿爲
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

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卒上及皇太后親臨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冢賜金錢繪絮綉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藏椁十五具東園温明皆如制載光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旣葬封山爲樂平侯上

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甯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孫兄雲爲冠陽侯地節四年秋七月禹等以謀反誅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初宣帝立謁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神爵三年圖股肱臣於麒麟閣而光爲首不名署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祀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

陽爲博陸侯千戶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少孤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莫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買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見故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延年召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吏案事發奸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兩部闕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舉廉爲緱氏尉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宏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東海欲屬邑子兩人令坐後堂而與翁歸語終日卒不敢見邑子旣去

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
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收取黠吏豪民
案置其罪以一警百吏民皆恐懼改行自新鄉大豪許仲孫
爲奸猾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翁歸
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
右扶風治如在東海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
政雖任刑而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
甚得名譽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
詔御史朕宿興夜寐以求賢爲有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
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
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翁歸三子
皆爲郡守少子岑厯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

有治名由是田延年爲知人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徙杜陵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吏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太僕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賀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之後十餘日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爲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忤大將軍霍光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時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霍光卒宣帝始親政事霍氏稍疎外敞聞之上封事言兩侯出必有畏懼之心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治之徵拜膠東相賜黃金三

十斤傲辭之官言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
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
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
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居
頃之王太后數出遊獵敞奏書諫之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
川太守黃霸入守京兆尹尹不稱罷歸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
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
不稱職京師浸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問敞敞以
爲可禁敞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温厚出
從童騎敞召兒賁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
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
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汚其衣裾吏

坐里閔閔出汗赭者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
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
之敞爲人敬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其治京
兆略循趙廣漢之迹而敞本治左氏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
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京兆浩
穰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
歲卽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久任職敞爲京兆朝
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敞與蕭
望之于定國善望之至御史大夫定國至丞相敞終不過郡
守爲京兆九歲公卿奏敞楊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敞
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私歸家曰爲是
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部吏收舜晝夜

驗治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竟棄舜市行冤獄使者奏之天子薄其罪卽先下敕前坐楊惲奏免爲庶人敕免奏旣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兆吏民懈弛袍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敕功效使使者卽家召敕拜冀州刺史敕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賊連發不得敕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使吏逐捕窮窘皆入王宮敕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屢重轅中皆捕格斷頭懸其頭于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創其戶敕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眞太原郡清元帝卽位待詔鄭朋薦敕先帝名臣宜得輔皇太子蕭望之以爲敕能吏任治

煩亂乃徵做欲以爲左馮翊會卒做三子官皆至都尉孫竦
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做然政事不及也竦死
做無後

張武做弟做爲京兆尹武拜梁相梁王驕貴民多豪強號難
治做問武欲何以治梁武謙不肯言做使吏送至關戒吏自
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吏民凋做且當以治
後惠文彈治之耳吏還道之做笑曰審如孫言武必辦治梁
矣武旣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以上平陽府

令狐茂壺關人爲三老征和元年巫蠱起二年七月衛太子
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
曰待罪建章闕下書奏武帝感悟車千秋復訟之上遂族滅
江充家作思子之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朔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徙杜陵武帝末以良家子選爲郎昭帝時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爲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北征軍罷復爲郎先是漢數使西域多辱命選可使外國者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聞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都善以西絕不通奉世與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敬之異他使得名馬象龍而還上甚悅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言宜加爵士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

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恐開後奉使者爭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卽位爲執金吾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詔召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議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今羌虜無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茅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民方收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僅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守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寇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止於

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
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奉世將萬二
千騎以屯爲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
分屯三處典屬國爲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爲前軍屯臨洮
奉世爲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叛先遣校尉與羌
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甚多皆爲所破殺
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
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
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
將因陳轉輸之費上以璽書諭之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
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
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光祿勳如

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虜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歲餘病卒奉世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卒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邳支爲列侯時丞相匡衡亦據蕭望之前議以爲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爲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馮野王字君卿奉世子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爲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

高入爲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
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役初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
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
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大鴻臚數年御史大
夫缺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尙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
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
王爲比乃下詔曰剛強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而
卒以少傅張譚爲御史大夫野王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
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以
秩出爲上郡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
野王行能高妙內足以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
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

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爲琅邪太守。是時京兆尹王章譏王鳳專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納其言而誅章。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鳳諷御史中丞劾奏之。杜欽時在大將軍幕府，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爲野王言，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爲關內侯，免歸數年卒。子座嗣。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

馮遂字子產，奉世子通易。太常察孝廉，爲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爲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爲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爲都尉時，言河隄方略，議格不行。後三年，河決館陶，如所言。

馮立字聖卿奉世子通春秋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竟甯中以王舅出爲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智有恩貸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爲東海太守下涇病痺徙太原太守更歷五郡並有跡年老卒官

馮參字叔平奉世子學通尙書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竟甯中補涇陵食官令徙寢中郎陽朔中擢爲河上農都尉病免復爲涇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爲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以中山

王舅封宜鄉侯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時王病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詔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勸參少訕節卑體以下五侯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恆操哀帝卽位傅太后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之罪參以同產誹者承制召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後徙上黨受歐陽尚書於平當好學明經爲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後爲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爲卽病去官復爲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薦爲議卽後以病去哀帝時大司空何武除西曹掾甚敬重焉薦爲諫大

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爲眾所非
免歸數月復徵爲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
多實是時傅太后欲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
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執正議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
幸宣上書極諫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地震上乃徵孔光
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尤
切直上大感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
爲司隸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逢之使吏
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
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納宣坐距閉使者下廷尉
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
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

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爲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遂家于長子平帝卽位王莽秉政乃諷州郡以舉法案誅諸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信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與宣女婿許緝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

以上海安府

宋昌楚上將軍宋義孫也居太原界休爲代王中尉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諸呂謀立代王使人迎之卽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

地大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
煩苛均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
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
世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
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甯能專一耶內有朱虛東
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方今高帝子獨淮南
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
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遣
太后弟薄昭兒太尉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
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昌曰果如公言乃令昌驂乘張武
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昌先至長安觀變
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

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閔七月己酉入代邸卽日夕入未央宮夜拜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元年六月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汾州府

班壹其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以班爲氏始皇末班壹避地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壹子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才爲長子令班况回子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

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初女爲婕妤致仕就第資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况生三子伯竦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又受鄭寬中張禹金華之業又講異同於許商河平中上使伯持節迎單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卽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惟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

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後遷水衡都尉與許商師丹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旃博學有俊材舉賢良方正官至右曹中郎將以選受詔進讀羣書賜祕書之副早卒子嗣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出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平帝時使使者采頌聲穉無所上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羅咎穉生彪彪生固超女昭

以上甯武府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時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

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
建上懷中成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
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
勇猛之節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
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奸人奸人者殺
臣謹按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
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褒之
建由是顯名後爲涓城令治甚有聲值丁外人怨故京兆尹
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帝姊蓋主廬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與
外人上官安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涓
城游徼建報無他坐蓋主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
舍門知吏賊傷奴避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

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

其祠

州解

司馬談龍門人父喜爲五大夫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仕建元元封之間爲太史令掌天官不治民元封元年武帝始建漢家之封而談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子遷適使巴蜀返見談於河雒之間談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

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乃卒談號太史公
嘗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愛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
要指焉

司馬遷談子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誦古文二十而
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
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柳擘阬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而談卒
三歲遷復爲太史令號太史公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
而當太初元年遷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
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

曰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所論欲以何明遷曰余聞之先人處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今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欸塞請來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墜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維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

麟止自黃帝始又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尙書載堯典禹貢洪
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其自序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
三代絕業周道旣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
匱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爲章
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
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晁錯明申韓公孫宏以儒顯百年
之間天下遺文故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
日於戲余惟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
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
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
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旣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
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厯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

做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二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
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
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
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
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
聖君子而十篇缺有錄無書遷既被刑爲中書令尊寵任職
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曰鄙沒
世而文采不表於後又曰草創此書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
而無愠色蓋其雅志也遷卒後書稍出宣帝時外孫平通侯
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王莽時封遷後爲史通子

右前漢二十人

傳志人物太原有石奮石建令狐
邁等平陽有張良張安世靳彊蒲

州有邳都暴勝之潞安有李左車汾州有潛仲叔
郭翁仲孫會宗大同有馮唐李沮郭昌趙籍朔平

有薛壹代州有吾邱壽王荀彘解州有周叔霍州有紀信今案漢初趙代爲一國故志於李左車馮唐石奮父子吾邱壽王凡史云趙人者隨意摭入其張良之爲襄陵人紀信之爲趙城人則流俗之附會也均當從刪餘系籍亦多未確考其有據者別詳仕實義行諸錄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少孤獨與母居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侯母憂去官後爲沮陽令王莽時棄官避世宏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爲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攻郡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募俱奔孟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勵

義士詔書卽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後拜侍中卒官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清潔自以弗及也黨見其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辟旣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食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譚賢字伯升太原人王莽世與周黨胥守節不仕建武中徵不至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常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撻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汗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爲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鄒平侯相夢序告曰久客思鄉里壽卽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

許之乃反舊塋焉

郝絜太原人與同郡胡武郎中袁著友善三人皆危言高論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大將軍梁冀冀銜之會著上書指冀凶縱冀咎殺著又疑絜武爲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檄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三人

胡武太原人與袁著郝絜並罹梁冀之禍冀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瓛下獄

死允送喪還平原終三年乃歸郡人路佛少無名行太守王球召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由是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請除黨禁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巾常侍張讓賓客交通書具發其奸靈帝責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復以他罪捕司徒楊賜遣客謝曰君以張讓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之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

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至廷尉大將軍何進
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
賢矜能則義士勵節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晉悼宥魏絳之
罪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會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
庸勳請加賞爵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賞輕罰重有虧眾
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
貞之心書奏減死論明年得釋變易姓名轉側河內陳留間
及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
帝卽位拜太僕再遷守尙書令初平元年爲司徒守尙書令
如故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以
從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
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尙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允允矯情屈

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允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尙書鄭公業等共謀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瓌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奉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爲僕射瓌爲尙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允入關功封温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耶允納其言乃受三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瓌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

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是適使其自疑也呂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旣殲滅自謂無患接人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皆吾徒今若距險屯陝是欲安涼州而先疑關東之心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東者皆擁兵自守曰丁彥思蔡伯喈以董公親厚並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若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

曲將李催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誅董卓以王宏爲右扶風宋翼爲左馮翊翼亦允同郡人也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催等欲卽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催以我兩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主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遂收允及宋翼王宏並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

及宗族十餘人皆見害惟兄子農凌得脫歸天子感動百姓
喪氣莫敢收允尸者故吏平陵令趙戢棄官營喪後遷都於
許帝思允終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
祕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食邑
三百戶

王柔字叔優柔弟澤字季道太原晉陽人郭林宗傳曰叔優
季道少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鑑往候之請問才行取宜以自
處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
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
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王安字長文司徒王允同郡人少有氣力不拘細行爲宏農
太守考案郡中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

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劔於路行道者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劔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于遼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酬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

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年七十

八

關靖字士起太原人爲降虜校尉公孫瓚長史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攻相逼瓚眾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瓚敗紹斬之靖見瓚敗嘆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

以上太原府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宣子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尙書事

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永卽去之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規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永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之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日鮑宣死節豈可害其子也敕縣出升復署永功暫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拔佩刀截馬當胷乃止數日果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尙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擊青犢大破之封中陽侯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時赤眉害更始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至長安旣知更始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幅巾詣

河內帝問眾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慙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時攻懷未拔帝曰關東畏服卿可自往城下譬之卽拜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河內太守開城降帝大喜賜洛陽上商里宅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于魯拜永爲魯郡太守擊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等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誅無道耶乃會人眾修鄉射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手格殺豐等擒破黨與帝嘉其略封關內侯遷揚州牧誅強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母憂去悉以財產與孤子弟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五良尊戚貴重永嘗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

慎又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嘗曰
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
更始墓欲下車致禮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甯有過
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
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以向公卿大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
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
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爭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
爲東海相坐度田事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成皋詔書下
曰君晨忘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
兖州牧也永便道之官視事三年卒

鮑昱字文泉永子少從父學客授于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
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永子有智略乃就謁署守高都長昱

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爲泚陽長洩政仁恕民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恐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妊身有子境內感之荊州刺史表政化清淨再遷中平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尙書使封胡降檄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中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費常三十餘萬昱作方梁石洫水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爲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爲郎建初元年大旱肅宗詔問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

失德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吁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諾其言時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四年爲太尉六年卒年七十餘鮑德昱子修志節有名稱累官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郡學久廢德修起黌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晏會諸儒百姓觀者無不勤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

鮑昂字叔雅德子有孝義節行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綏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

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元嘉中爲魯令時魯相乙瑛從孔子十九世孫麟請奏置百石卒史掌主廟中禮器疊爲造作百石吏舍今廟有碑存稱疊政教稽古若重規矩功垂無窮

云

以上略
安府上

鄭泰字林宗大原界休人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泰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泰唯與膺同舟而濟眾竄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泰仕進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

國士爭歸之載刺盈車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泰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泰及汝南袁閎得免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甯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閎人所害泰哭之慟旣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二年春卒於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初泰過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

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干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秦以是名聞天下其獎拔士人皆知所鑒嘗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允子師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邱季智郝禮真等凡六十人並以成名云子師位至司徒餘多典州郡者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遣母憂淑來修弔旣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謝之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礪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王季然西河人郭泰甚稱之官至北地太守

以上汾州府

陳龜字叔珍上黨沁水人家世邊將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
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
時左部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
遷京兆尹時三輔強豪多侵枉小民龜厲威嚴平理怨屈郡
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桓帝以龜世知邊俗拜爲度遼將軍龜
臨行上疏言前涼州刺史祝良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
半實應顯異以勸功能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
尉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帝覺悟乃更
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
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
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

諳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尙書上疏言冀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爲舉哀甲

祭其墓

澤州府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邱易老子教授後生王莽大司空王邑辟爲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奏記於邑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遣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邱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慚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爲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

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尙書
命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
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
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
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大中大夫許淑等互相
辯難日中乃罷升復退而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
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
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還鄉里永平中爲
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程緒代郡人爲幽州牧劉虞從事初平四年冬虞自率諸屯
兵眾合十萬人以攻公孫瓚將行緒免冑而前曰公孫瓚雖
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

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

韓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弟焉爲幽州別駕袁氏將焦觸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盟曰違命者斬眾以次軟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義闕矣若乃北面于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失色觸曰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魏武亦高其節屢辟不至卒於家以上大同府

殷謨字君長雁門人王莽世守節不仕建武中徵不至

周康字定襄人與郭泰善知名於世

以上朔平府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旣而散

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眾中辱黨黨
久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讐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
剋闕日既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
之數日方蘇自此勅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
杜門自後賊暴縱橫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
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澠池後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
穀皮稍頭待見尙書及引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
許焉博士范升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
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
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
以禮屈伏而不謁假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
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

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澠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少有清節王莽世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至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之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荀恁字君大太原廣武人少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閻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

爲驃騎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而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

代州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中平末年二十餘避白波賊東客揚州建安初西遷留陝界十六年失家屬獨竄大陽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結草爲裳縣常使埋藏疫病人童兒皆輕易之然先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摺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蝸牛廬淨埽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天寒搆火自炙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見漢室衰絕口不談時事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河東太守杜恕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嘉

平中太守賈穆故過其廬與語不應與食不食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者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衹祝衹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殺癩邪人莫知所謂會諸軍敗好事者疑牂羊謂吳殺癩謂魏是後僉謂之隱者議卽河東董經密往觀之挑欲與語不肯應後野火燒廬因露寢袒臥雪中不移卒年八十九皇甫謐曰焦先何人吾不足以知之也自羲皇來一人而已

裴瑜字雉璜河東人聰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加必爲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太守史弼舉孝廉弼爲侯覽所誣檻車徵之吏人莫敢近唯瑜送至崕澗之間大言於道旁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弼減死罪

上等論輸左校後瑜位至尚書

朱山河東人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茂才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黃琬陳蕃同心顯用志士山與平原劉涇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而蕃琬遂爲權富郎所見傷

樂詳字文載河東人少好學聞章陵謝核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從核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爲太守署詳文學祭酒初平中徵拜博士同列十餘人學多偏又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臂引類至忘寢食也

以上解州

邱靈舉字季智雲中人與同郡郝禮真並爲郭泰所知因之成名而季智在太學泰嘗師禮之

謝承後漢書又作仇季智

裴岑雲中人順帝時敦煌太守時呼衍王屢叛侵害河西四

郡永和二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其部眾克

敵全師邊境又安立石紀功而還歸綏道案元和姓纂唐

為敦煌太守自雲中從光武平隴蜀徙居安邑安順之際徙

聞喜而巴里坤鎮海碑則作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姓同里同

官同惟碑立於順帝永和而表云光武時其事及名為不同

然表又言安順之際則與碑又合也聞喜志謝疑遵即岑以

盧陵作表采之各姓家傳松之子野草創家

傳時容有悞憶或然也爰採碑文著於篇

右後漢三十四人舊志人物平陽有蘇騰蒲州有

州有霞丹霍匡解勝解州有王敏今案馮氏久為杜

遵裴茂裴綰裴輯陽州有王敏今案馮氏久為杜

陵人皇甫氏世居安定皆不當列入裴氏三卷不

盡在聞喜已具族姓譜中儲大伯王卓王敏賈丹

諸人別詳仕實諸錄

裴儁字奉先河東聞喜人魏尚書令潛弟也傅暢裴氏家記

曰儁姊夫為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道阻不得還既

長知名為蜀所推重官至光祿勳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後

還洛陽拜議郎

右蜀漢一人

舊志人物太原有靳詳許允解州有

陽新城人且仕魏非蜀閩氏已具世譜靳詳周倉別詳仕實忠烈諸錄

北史爲高

山西通志卷一百十六